

霧

喀米拉爾著



霧

喀米拉爾著

葆煦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霧

著者 喀米拉
譯者 葆煦

出版者 作家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印刷者 北京市印刷一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書號(83) 本書字數197,000 印刷00001—15000

31''×43''1/32 印張10⁵/₈ 定價9,700元

序

蘇聯 蘇哥涅依

在羅馬尼亞現代文學中，作家喀米拉爾的名字是一個比較新的名字。喀米拉爾寫過許多作品，他在這些書的篇頁上，描寫了羅馬尼亞普通的人民，主要是農民的艱苦生活，和他們爲爭取土地，爲爭取從資本主義剝削和封建壓迫下解放而進行的長期的鬥爭。

喀米拉爾在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三日^①以後寫了許多作品，那時，在蘇聯軍隊的致命打擊下，安多涅斯庫^②的血腥的法西斯獨裁政權垮了台；那時，在羅馬尼亞共產黨領導下，爲爭取祖國真正民主而進行鬥爭的羅馬尼亞人民的進步力量獲得了勝利。

在他最初的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柯爾頓（一九四二年）、阿維祖哈（一九四五年）、牧羣（一九四六年）等書中，喀米拉爾幾乎沒有越出以自然主義的筆法描寫農民現實生活的範圍，甚至常常還帶有一些神秘色彩。作者只是平鋪直叙地描畫着貧困的農民羣衆

① 這篇序文是由本書俄文譯本譯出的。

② 蘇軍解放羅馬尼亞的日子。

③ 羅馬尼亞當時的反動執政者。

的痛苦，並不作結論，對於所描畫的人物也不給予任何政治上的評價。

但是即使在這些作品中，這位藝術家的銳利眼光也擅於在羅馬尼亞的社會生活中觀察出那些事實，它們本身就已經證明了這位作家具有非凡的天才，證明了他在未來的創作上將有許多成就。

一九四九年初出版的新的長篇小說霧，是喀米拉爾根據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獲得的很豐富的生活體驗而寫成的。比起喀米拉爾以前所有的創作來，這部長篇小說是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他在政治上是更成熟了，在這部小說中社會現實表現得更深刻了。這一切都可以使我們有理由肯定作者是一面在克服着自己在藝術方法上的自然主義傾向，一面逐漸更堅決地走上了現實主義作家的道路。

這本書出版後，羅馬尼亞文學界把它看成是羅馬尼亞文化生活中的一個重大事件，這是很自然的。根據羅馬尼亞國民議會主席團決議，爲了他的成功的文學工作，喀米拉爾被贈予『勞動』勳章。

這部長篇小說霧（俄譯本曾略加刪節），只是作者所計劃寫作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照作者的意思，這三部曲應當包括羅馬尼亞人民被捲入罪大惡極的反蘇的希特勒冒險之

後而發生的一些最重大的事件。

小說中的事件發生在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的戰爭初期的部隊裏。喀米拉爾真實而憤怒地描寫了支配着安多涅斯庫軍隊的無法無天的制度和棍棒紀律的制度。在這種軍隊裏『每個連隊都有它自己的「劊子手」，鞭打兵士用的繩子也都列在連隊財產目錄裏』。小說的主題是寫羅馬尼亞人民廣大階層都反對強盜式反蘇的『神聖戰爭』，並且揭露了這種戰爭的沙文主義的反動本質。作者處處強調這一點。有時用普通兵士的顯明的對白，其中有一部分是秦保耶舒的談話，有時用上尉任保良的議論式的獨白。這都不是偶然的。

羅馬尼亞人民，在幾世紀以來爭取獨立的鬥爭的歷史中，始終得到偉大俄羅斯人民的支持與了解。在土耳其帝國的時代是這樣（那時幸虧有賴於俄羅斯人民，才使羅馬尼亞從土耳其帝國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在希特勒橫行於羅馬尼亞的時期是這樣，就是在戰後，在目前，當英、美帝國主義者一面在佈置着政變，一面想要把他們的殖民地地的窮困和無法無天的制度強制施行到自由民主的羅馬尼亞國土上去的時候，也還是這樣。

反蘇的戰爭，尤其是反對那已經成爲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已經成爲爭取和平事業及各民族間友好的真正戰士的蘇聯的這種戰爭，是不符合羅馬尼亞的切身利益的。因爲這一點，所以羅馬尼亞人民只有在希特勒強盜們的機關槍逼迫之下不得不去作戰。

霧的主角是兵士羣衆，羅馬尼亞的農民，他們『在鄉村中穿破靴子、遭受飢餓和暴行』，正如作者所說，『在軍隊裏依然穿破靴子、遭受飢餓和暴行』。喀米拉爾堅定地把他的這個思想貫徹在全書中，用陰暗的線條刻劃出羅馬尼亞軍隊的後方和前線上野蠻、專橫和半飢餓生活的情景。無怪乎當羅馬尼亞農民以佔領者和敵人的身分來到蘇維埃土地上，接觸到蘇維埃的現實的時候，對於所看到的豐裕和富足大感驚異了。『養蜂場，蜂蜜滿滿的；糧庫盛滿了小麥、裸麥、玉蜀黍，耕種了的田地一眼望不到邊。好像是一直走在一片樂土上，戀戀不捨地向前走去。無盡的玉蜀黍田，是那樣的寬廣，得花上一整天的工夫才能走得到頭。廣大的田間種着小麥、向日葵，那鮮明的黃色叫人目眩。那些有電氣設備的瓜地、葡萄園、工廠，農村的電燈設備、澡堂、劇院、石鋪的路、人行道、餵得飽飽的牛羊羣；面頰紅潤而結實的孩子們……』——這就是貧窮飢餓的羅馬尼亞農民在蘇維埃土地上所看到的東西。現在他們開始思索戰爭的意義和目的，開始了解了：羅馬尼亞的地主和資本家們掀起戰爭，並且驅趕他們來破壞、搶劫別人的財富，是爲了誰

的利益。因此在這部小說裏，一個羅馬尼亞的兵士一再地，愈來愈頻繁而執拗地對自己的利益。提出了一個到處追隨着他的問題：『我到底爲什麼要去送死呢？』

受盡地主和貴族的農奴苦役的羅馬尼亞農民的境遇，真是令人吃驚的。貧窮與飢餓——這是羅馬尼亞農民的兩個分不開的同伴——從出生到死亡，始終不離開他。人數只佔土地所有者百分之一的貴族，幾乎佔有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五十，可是百分之九十五的農民却只有不到百分之四十的土地，只舉出這一點也就够明白了。

由於對壓迫者懷着烈火般的憎恨，農民羣衆屢次舉行暴動。在羅馬尼亞的歷史上，有不少農民反抗封建主和富農的英勇鬥爭的例子。羅馬尼亞農民牢牢地記憶着一七八四年領導起義的霍里亞、克洛士基、克里山等英雄的名字，以及一八二一年號召農民起來進行反封建戰爭的杜陶拉·夫拉吉米列斯庫，一九〇七年起義的許多英雄和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沒有停止過的另外許多次的運動的英雄們。這些農民起義，雖然是自發的和無組織的，而且雖然都被羅馬尼亞的封建資產階級政權無情地鎮壓下去，但在羅馬尼亞人民的解放運動中，却仍然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在這部小說中，使兵士秦保耶舒的內心中的、可能還不是完全覺悟了的農民的抗議，同五金工人兵士西里威斯特魯的始終如一的黨性的堅定信念結合起來——作者這一意圖，是有特別重大意義的。西里威斯特

魯這個人被派到前線的時候，部隊指揮員曾接到關於西里威斯特魯的『政治上的不可靠』的秘密指令。喀米拉爾似乎是以他們之間的友誼，來強調勞動者——工人和農民利益的一致性，在他們的不可摧毀的聯盟中，奠定了人民爭取解放的勝利鬥爭的保證。

*

*

*

在這部小說的事件進展中，在讀者面前展開了一幅羅馬尼亞王朝的執政集團無恥地欺騙羅馬尼亞人民的圖畫。安多涅斯庫匪幫，依仗着布拉其安的國家自由黨和馬尼烏的國家塞蘭尼黨，用『俄羅斯危險』的幽靈來威脅並號召人民對蘇聯進行『十字軍東征』。

『在雅西』，喀米拉爾敘述道，『在『溜特兒』酒館裏，每到夜間，一位舊日貴族的混血兒的王公，在深夜兩點鐘的時候跳上桌子，把啤酒杯高高舉起，搖晃着它，彷彿搖晃着惡魔的武器似的，亂喊亂叫：『先生們！先生們！……祖國！……每個羅馬尼亞人都應該到前線去拚命……先生們，參加志願軍吧！』財閥的法西斯報紙高興得喘吁吁地描寫了『特蘭斯尼斯特利亞』的富源，這個『特蘭斯尼斯特利亞』是安多涅斯庫政府爲布格河與德聶斯特河之間的蘇維埃土地所起的名字。但是，無論希特勒的走狗們如何盡力驅使羅馬尼亞人民進攻蘇聯，如何鼓吹沙文主義的謬語，可是戰爭却造成了相反的結果。羅馬尼亞農民憎恨那些爲了用人的『血肉的身體堆成牆』，來保衛他們不給布爾什維克打

倒』，而把普通老百姓送上前線去的貴族們。羅馬尼亞士兵憎恨那些搶劫他們國家並視羅馬尼亞人民爲『劣等種族』的『同盟者』——德國人。

希特勒統帥部對於羅馬尼亞軍隊的態度，自戰爭一開始就很明顯。這一點，喀米拉爾在他的小說中表現得很出色。德國人把裝備很不好的羅馬尼亞人當作『砲灰』；放在戰線的最危險的地區，去突破堅強的防禦工事，去通過河流的障礙。有一次，羅馬尼亞人要求保證供給他們工程技術器材以便渡河，這一來，『希特勒的將軍拉斯加耳，』喀米拉爾寫道，『發了脾氣……』『船隻嗎，也許你們還想在對岸有樂隊來歡迎你們呢。船隻——這是寶貴的、屬於德國的器材。而你們的兵士，則是車載斗量，要多少有多少。』於是拉斯加耳便命令羅馬尼亞步兵涉水進攻，『直到他們的屍首堆成橋爲止』。但是羅馬尼亞的士兵是反對戰爭的，他們不願意作戰，並且從最初的幾天就開始跑到蘇聯軍隊方面去了。在羅馬尼亞的軍隊裏掀起了開小差和自傷肢體的浪潮，作者把它叫作自傷『流行病』。『兵士們有的打傷了自己的手，有的打傷了自己的腿，希望能離開部隊，回家去……』但是最高軍事統帥部採取了自己的一套辦法。野戰軍事法庭，晝夜窮兇極惡地忙個不休。下令直接在隊列前面砍殺『自傷犯』，『讓兵士們觸目驚心，企圖剷除這種『流行病』』。

飢餓的羅馬尼亞士兵等待着糧食，可是愚蠢的羅馬尼亞的希特勒幫兇們却不住地喊着『愛國』、自我犧牲和英雄主義，送給前線兵士們的却是體罰用的鞭繩和避災符咒袋。『當你聽到反覆講到的人民所崇拜的「英勇」這兩個字時，』霧裏面的一個主角很憤慨地說道，『你就會覺得好像有什麼人在污辱你的心靈；因為明知道在地平線上，烏鴉正繞着絞架飛，像是這個世紀的象徵似的。』

喀米拉爾在他的小說裏無情地揭露了羅馬尼亞軍隊最高統帥部的卑鄙政策，他不僅俯首貼耳地願意當『炮灰』供給者，而且自己也在削弱羅馬尼亞軍隊的戰鬥力。在安多涅斯庫軍隊裏，由上到下都一味在搞盜竊公物和貪贓枉法的勾當。司務長柯德初次到連隊裏來的時候是『像衣架一樣瘦，而現在呢，他體重已超過一百公斤。他吞了兵士們的口糧，養肥了自己』。他曾對上尉任保良講過毫不費勁的一套分贓把戲。其實，即使不被盜竊，兵士們的口糧也已經够可憐的了，這些口糧先到師裏『打點扣頭』，以後到團，隨後到營又『打點扣頭』。等到最後送到連的時候，有時兵士們已經沒有什麼可分的了。

這部小說的價值之一，就是作者一面描畫着羅馬尼亞軍隊的內部情況，一面也不忽略揭露那些使軍隊組織變成了搶劫與殺人的淵藪的罪行。『希特勒的同盟，』斯大林同志說，『是建築在其盟國之侵略搶劫意向的基礎上的。』在講到暫時被佔領的蘇維埃土地

上的軍事行動的最初的一些插曲裏，喀米拉爾給讀者們揭穿了『神聖戰爭』的真正用心。作者描寫滿載着搶劫蘇聯人的財物的車子開赴羅馬尼亞的時候，說明了羅馬尼亞軍人所送回家鄉去的是些什麼東西。當你讀到在戰利品裏有『一堆堆的血跡模糊的被單、皮帽、羊皮、狐皮、壓縐了的衣服——在這些衣服上面可以看得出刺刀扎穿的痕跡——靴鞋、座鐘和懷錶、小口琴』的時候，你會作嘔。但是這些『戰利品』只是部隊中的中級軍官的家屬才有份。對於高級將領的莊園，那『戰利品』就更貴重了：牡牛、羊、奶牛、馬匹和其他的牲口。如果這是『神聖戰爭』，作者假少尉麥古拉的口氣激憤地感嘆着說，『那末，什麼才叫掠奪呢？』

但是必須指出，喀米拉爾很擅於揭露羅馬尼亞軍隊在蘇維埃土地上所犯的罪行，有時却不知不覺地在發生事件的描寫上使用了自然主義的筆法。當然，作者久已擺脫了在他最初作品裏所有的那種自然主義，可是竭力把自己的小說加以『渲染』的企圖，是不可諱言的。

*

*

*

『霧』這部作品其他方面的價值在於作者了解羅馬尼亞軍隊並不是一個統一完整的社會有機體。這種情形不僅是因爲軍官的利益與士兵的毫無關聯。甚至在軍官本身之間也有矛盾。其中一部分優秀的人，不同情那爲了實現『大羅馬尼亞』的妄想而進行的反人民的戰爭。爲了符合生活的真實性，這些人在喀米拉爾的小說裏，並不是一下子就充滿了反戰情緒的。安多涅斯庫軍隊的軍官是一個特殊的階層，與士兵羣衆之間相隔着一道打不通的鴻溝。但是戰爭逐漸打開了某些軍官的眼界，改變了他們的政治意識和道德面貌，將盲目的『軍人職責』的執行者變成了安多涅斯庫政權的積極反抗者。例如，上尉任保良就是這樣的人物。投奔蘇聯軍隊的那種決心，在他內心裏是經過長時間的鬥爭才成熟了的。在小說的前部，他是一個嚴厲的、對士兵抱着卑視態度的、團裏的一個最體面的軍官。——一個勤務兵這樣形容他。任保良可以無所謂地強迫士兵不必要地臥倒在路中的泥坑裏。但是任保良愈深入地觀察士兵和戰爭，戰爭的真正性質在他面前就表現得愈明顯，這個戰爭的全部沉重的負擔是壓在普通的羅馬尼亞人民肩上的。『鄉下佬喬治』，羅馬尼亞軍官們這樣輕蔑地稱呼自己的士兵。『我覺得，』任保良想道，『我以往所相信的那一套，在我內心裏垮台了。我曾經在長官手中的……像車夫手中的鞭子似的……』

大量把和平的蘇聯居民施以屠殺、暴行和掠奪，在他心裏引起了自然的抗議，因為對於他，正義和軍人榮譽的概念是與獸性地對待平民和蘇聯戰俘抵觸的。於是任保良由冷酷的、普通士兵不可接近的軍官，變成了優秀的有好評的指揮員，變成了『老大哥』，受到全連的尊敬和同情。上尉任保良以後一切的行為就成了這種情形的邏輯上的後果。他拒絕帶領全連去到羅馬尼亞部隊所佔領的蘇聯居民區參加鎮壓工作，他違抗執行這種罪行的命令，他被交到野戰軍事法庭。任保良由於自己士兵的援救而逃脫了羈押和槍斃，就跑到蘇軍方面去了。少尉麥古拉在意識上也發生了同樣的變化。他在前線上也經歷了心理上的悲劇。最初，因為戰爭的無意義與殘酷使他感到慌目驚心。隨後，這種印象就變成了對那些無故掀起這場血腥戰爭的人們的憎恨。在這部小說的結尾，我們所看到的麥古拉是已經手握武器來保護那受到醉醺醺的羅馬尼亞軍官的暴行脅迫的兩個蘇聯婦女了。

在這部小說裏的許多人物中，使我們覺得最動人和最突出的是羅馬尼亞青年兵士秦保耶舒這個形象。秦保耶舒是一個普通的農民，他來到軍隊裏是抱着一種悠久的農民的幻想——自己弄到一塊土地而成家立業的幻想。毫無疑問，秦保耶舒不僅是成百萬的貧農中的一個，而且是受壓迫的羅馬尼亞農民的概括的形象。秦保耶舒覺悟的形成，與任

保良所走的途徑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說上尉任保良是根本摧毀了他多年來所積累的印象而了解了戰爭的意義，並且否定了反動的政策的話，那末戰爭就使秦保耶舒對於住在鄉間每日所接觸的那些現象的覺悟更爲尖銳，更爲深刻了。秦保耶舒是下層階級的人。在羅馬尼亞王國裏，他只受到初級小學的教育。秦保耶舒很早就開始勞動，從幼年起，他就受窮受苦，但是『生活愈艱苦，他的眼界就愈開闊，他的臉色也就愈加嚴肅起來』。在戰爭的前夕，他曾經和富農達里耶發生衝突，因爲這個富農拿出了一個偽造的文書，就把屬於秦保耶舒的一塊園地強佔了去。秦保耶舒和工人西里威斯特魯在前線的會晤，加強了並提高了農民秦保耶舒的覺悟。喀米拉爾描寫這次的會晤有如兩個故友的暢叙。喀米拉爾非常清楚地了解這個插曲是富有象徵意味的，所以給它增加巨大的政治意義。這部小說的作者在秦保耶舒的所有後來的行動上更強調了這次會晤的作用，在連長法西斯黨徒維耶魯命令秦保耶舒去暗殺西里威斯特魯的時候，秦保耶舒不僅不去執行這一個萬惡的命令，反而伴送他的思想導師到蘇軍的戰壕裏去。秦保耶舒回到連裏，『他懷着一種深藏的秘密走着，他由於認識了真理而感到一種滿足的興奮。這種真理給各國人民帶來了和平。人們都將歡笑，而他的母親，和千千萬萬別人的母親一樣，將在老年享到幸福。』對於兩個朋友有意義的這一個日子，同時也成爲他們生活的新階段的開始。秦保

耶舒仍舊留在羅馬尼亞軍隊裏，並担任着西里威斯特魯的宣傳者的工作。值得惋惜的却是：西里威斯特魯這個人物，在這部小說中顯得只是一個影子，而沒有能够全面地表現出來，正如另一個工人——伊萬庫——的英勇不屈的形象一樣，伊萬庫因為想投降蘇軍而被判死刑，這個忠貞的人物在臨刑前向野戰軍事法庭大胆地斥責說：『我知道是要把我槍斃的，任憑處置吧！我可以挺着脖子去死。我已經對羅馬尼亞人民盡了本分！你們歌頌這個戰爭，富人的戰爭……可是你們要知道，最後勝利的是那些今天在受苦難的千萬萬窮人……那時便是清算的時候了。』

除了這些代表着羅馬尼亞人民前進力量的人物之外，在這部小說中還生活着並行動着『過去的人物』。這是一些骯髒的、肆無忌憚的反動派的代表，他們情願聽從希特勒的意旨，把自己的祖國變成監獄和絞刑台，而把自由的蘇聯人民變成德國地主和羅馬尼亞貴族的奴隸。喀米拉爾毫不留情地揭發了他們。其中就有野戰軍事法庭的上校——殺人如麻的瓦爾其克，他總幻想着尼羅的『豐功偉業』，並且發佈命令槍殺和平的蘇聯居民和戰俘，其中也有那樣一個將軍，他把傷員從救護飛機上攆下去，爲的是要用這些飛

機來裝運搶劫來的捲毛黑羔羊，又有懦夫——創子手鐵衛軍軍官維耶魯，他每到夜裏就去搶掠被佔領的蘇聯城市的居民。這些都是戰犯當中的人物。斯大林同志所講的話是直接與他們有關的：『希特勒惡黨把虐殺蘇聯軍事俘虜，大批槍殺他們，使他們成千累百的餓死等等當作常規。他們蹂躪和殘殺我國各淪陷區中的和平居民：男女老幼。我們的兄弟姊妹。他們抱定目的，要把烏克蘭、別洛露西亞、波羅的海沿岸諸國、莫爾達維亞、克里木和高加索的居民變為奴隸，或斬盡殺絕。只有那些喪盡天良、行同野獸的下等敗類，才能以這種豈有此理的手段來對待手無寸鐵的無辜人民。』●

唯有這一類的人物，如作者所沒有指出姓名的將軍、上校瓦爾其克和維耶魯等，才當了希特勒和安多涅斯庫的忠實的走狗。

*

*

*

除了上述的這部小說的缺點之外，還必須特別講一下兩個很重要的事實。第一，是在小說中沒有表現出羅馬尼亞共產黨的組織作用。大家都知道，羅馬尼亞共產黨，無論在後方，無論在前線，都做了工作，而且是始終如一地忠於羅馬尼亞人民從法西斯壓迫下爭取解放的事業的黨。第二，對於蘇聯游擊隊活動的性質描述得並不完全正確。

固然，讀者就喀米拉爾描寫工人西里威斯特魯的那些短短的插曲上判斷起來，可以